

《炼狱》后记

□何建明

人的一生会有很多特殊的机遇。我写了一辈子报告文学，没有想到的是，作为40多年前我第一篇报告文学作品诞生地的贵州，这些年来，我竟一直与它有着文学创作上扯不断的联系。先后写了关于黄大发、毕节脱贫攻坚和少年英雄袁容桐等内容的书。这回的《炼狱》，又是一次令我难忘的创作历程，这部作品书写了中国共产党人在特殊之地所经历的关于忠诚与信仰的考验。

国民党设立的息烽集中营，是个与臭名昭著的纳粹集中营在本质上没多大区别的魔窟，共产党和革命者在这里用生命和肉体炼就钢铁意志和传奇故事，塑造了近几年一直在我眼前浮现的具有史诗意义的英雄群像。以前我们一直崇拜“红岩烈士”群体，我也在10多年前写过一部《忠诚与背叛》——告诉你一个真实的红岩。从那时开始，我才知道其实绝大多数“红岩英烈”都是在息烽监狱磨炼出来的。戴笠死后，国民党军统撤销，息烽集中营里的共产党“要犯”被押解到重庆，后恰逢重庆解放，残忍的国民党将他们杀害……由此引出了“红岩”故事与“红岩精神”。历史其实是这样的：息烽集中营才是多数“红岩”烈士们英雄事迹的发源地和磨砧地，是“红岩精神”的主要诞生地。从《忠诚与背叛》到《炼狱》的创作经历，使我比一般人更了解这两个革命烈士殉难地之间相互联系与传承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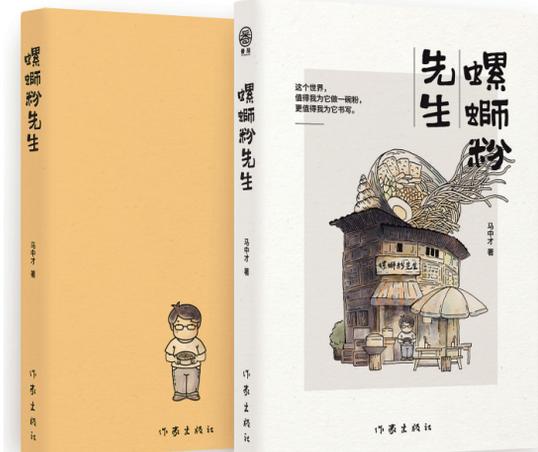
息烽集中营(亦称“息烽监狱”)，从设立到撤销，前后长达8年，其间关押的“犯人”多达千人以上，他们中许多人被国民党特务和看守折磨致死，至今不知其姓名，而我们现在所知的这些书中人物，也只是所有被关押的共产党和革命者中的一小部分。然而就是这一小部分人的辉煌事迹，也足以让我们的灵魂和精神受到极大震撼。他们用自己绝对忠诚经受了敌人设下的各种考验，最终呈现的是共产党人和革命者的信仰与忠诚。这样的信仰异常壮丽，光芒四射，必将永恒地驻留在人间……

创作这部作品的过程，也是我作为一名作家和共产党员所经受的又一次精神与灵魂的洗礼。相信广大读者通过对这部书的阅读，同样会有这样的收获。感谢贵州这块红色的、美丽的土地，更要致敬那些牺牲在这片土地上的英雄……

从作家到“螺蛳粉先生”

——评马中才《螺蛳粉先生》

□李美皆



《螺蛳粉先生》，马中才著，作家出版社，2023年10月

“螺蛳粉先生”是马中才创立的螺蛳粉品牌，《螺蛳粉先生》则是他的新书。这是一部个人自传，也是一部小镇青年的创业史。

江湖中流传着一种说法：诗人做生意容易成功，小说家做生意往往失败。普遍印象中，诗人多是冲动的，而写小说需要缜密。小说家不是更严谨吗？严谨不是成功的重要因素吗？但事实就是这么吊诡。作为青春文学曾经的代表人物、一度风光的“80后”作家，马中才就是写小说的。这个小说家出道的人，却硬生生把实业做成功了。

读《螺蛳粉先生》，我的第一感觉是：一个实在人，做了一件实在的事，写了一本实在的书。当下越是推销“成功学”，我越觉得成功是一门玄学，但从马中才这里，我看到成功是可以真实发生的事情，看到习惯“纸上谈兵”的人怎样去做企业，以及他成功的过程、细节、逻辑……这一切就在这本书里。人的品质决定了产品的品质，也决定了书的品质，马中才这本书最大的特点就是“实在”。

马中才从作家、出版人跨界成为“螺蛳粉先生”，是因为前者已经无以为继，但长衫也不是说脱就能脱掉的。一开始他不想做个普通的小店主，和支持他的女朋友拿着项目规划书到处

融资，想在北京做一家主营螺蛳粉的“小石潭记”，单看这个店名，就知道这是一种很文艺的预设。他甚至设想有人会把他这里当作情调咖啡馆。看到这里我笑了，想象一下，在酸笋气味的强势笼罩中，有人文艺灵感大发，有人浪漫飘逸起来……融资未果，最终他用东拼西凑的钱在北京做了一家“螺蛳粉先生”小店。身段降下了，脚步踏实了，文学长衫的桎梏就渐渐摆脱了。他完成了从文艺气息到人间烟火的蜕变，抓住了平民食物“最抚凡人心”的真髓。在这个过

程中，他的“可以在办公室写稿子，也可以在小饭馆抹桌子”的女朋友，是一个功不可没的角色。得遇良人，是马中才的幸运。在“螺蛳粉先生”的角色里，要说文学没有什么用，那也不客观。最初来给马中才捧场的不少顾客，包括坚定支持他的爱人，都是因文学而结缘。人情味儿是“螺蛳粉先生”与顾客之间重要的黏合剂，这份人情味儿就来自于他的文艺情怀。作者在书里写道，有感于小学同学的过早离世，为了让自己不留遗憾，为了不荒废文学初心，他决心开始这次写作。在书中，他让读者和顾客看到了自己这些年做了什么事，又是怎样成为“螺蛳粉先生”的，这是对螺蛳粉拥趸的一个交代，也是对自己从文学江湖一去十数载的一个交代。正有这种朴实的愿望，这本书才呈现出低调实在的气质。

一件事成功，往往离不开热爱，文学创作与螺蛳粉皆然。一个不热爱美食的人，很难奉献出美食。在北方漂泊的游子，一碗螺蛳粉就是一份乡愁，既然北方难得吃到螺蛳粉，那为什么不自己来做呢？这就是“螺蛳粉先生”的缘起，也是它凝聚了很多粉丝的原因。不爱吃螺蛳粉的投资方，即便是在起步阶段急需资金的时候，马中才也不能接受，因为他觉得对方无法乐在

其中。马中才是真正享受这件事的人，他享受那份全情投入的快乐，享受客人大快朵颐后的满足神态，享受为远道而来的客人提供深夜食堂般的温暖奇遇。通过螺蛳粉，把简单的幸福快乐传递给更多人，并快乐着别人的快乐，他认定这就是自己工作的价值。许多人在这里相聚又分开，过客的喜怒哀乐以及可资纪念的瞬间，融进了他的生命长河。

北京的店做成后，他回到南宁，一口气开了四家店。在外地，螺蛳粉是乡愁、是情怀，是物以稀为贵，而到了原产地，则是平常的一日三餐。女友变成妻子，孩子出生又长大，马中才的螺蛳粉事业也不断壮大，“我的家里、我的车里、我的青春记忆里，全都充满了螺蛳粉的味道”。

除了追溯“螺蛳粉先生”的历史，马中才在书中还追溯了自己的家族史。马中才说自己的家族是“中国式的吉卜赛人”，从爷爷一代开始，族人就像蒲公英种子，随风吹到哪里，就在哪里开枝散叶。随遇而安，热情生活，不惧流浪，是这个家族的优秀品质。是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成就了这样一个他。

一直以来，马中才都把螺蛳粉当作自己的作品，顾客享受美味，就是在阅读美好的文字。当然，文学还会时不时牵一下他的衣角，《螺蛳粉先生》的写作就是证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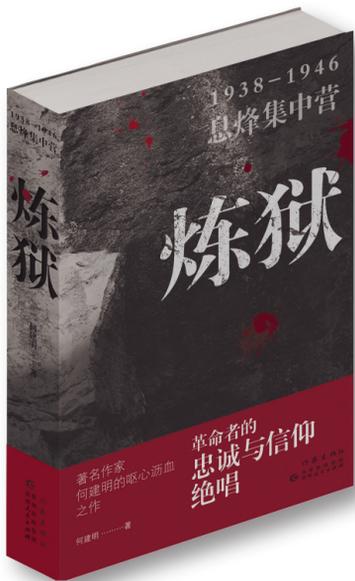
(作者系文学评论家)



在历史的空间中立起丰碑

——何建明《炼狱》阅读札记

□张志强



《炼狱》，何建明著，作家出版社，2023年10月

希望得到的一切。在息烽那样狭小逼仄的空间里，制造了太多的惨剧，有人自杀了，有人被逼疯，真正留下来的是那些钢铁一样坚硬的灵魂。

“炼狱”是空间性的，它既指物理的空间，也指精神的区域。一部分人通过限制另一部分人的活动区域，达到控制与改造心理空间的目的，狭窄与不自由的空间让人感到屈辱。“息烽”也是空间性的，它既指一所监狱，也指一座县城，一座充满恐怖与死亡的“特务城”。一座6万人的小城，突然涌进15000人的队伍，他们霸占了这座本来平静如水的城池，制造种种恐怖气氛与恐怖事件，控制了自由的人们。小监狱里关押着“疑犯”，大监狱里却封闭着无数鲜活的生命，任由黑暗与强权折磨。

何建明在作品里说：“他们自己对党的绝对忠诚经受了敌人设下的各种考验，最终呈现的是共产党人和革命者的信仰与忠诚。”空间具

有创造性、生产性，塑造我们的性格和信仰，谁对空间具有主动权，谁就是世界的主导。《炼狱》的空间创造出的，正是英雄的绝唱。那些用鲜血与生命放歌的勇士们，恰是在这样的空间里创造了生命的奇迹，也升华了生命的品质。他们高贵又神圣，像荆棘鸟一样“一生只唱一次，那歌声比世上所有一切生灵的歌声都更加优美动听”。这些被囚禁的灵魂隐忍、固守、反抗，他们的意志和精神在时空中回荡，创造了历史上最耀眼的时刻。

囚禁者想通过空间的逼迫达到改造精神的目的，可惜他们所面对的对象并没有按照这样的设计生存。虽然他们对那些“不听话者”使用了更为卑鄙的手段，创造了“感化室”、猫洞这样的形式，但对于那些固守信仰的人来说，根本起不到作用。那间只能低头弓腰才能进去的“感化室”，正是特务们给那些“不愿低头”的革命者和共产党人“下马威”的地方，在狭小低矮的房间里，普通囚犯或许很快就会被折磨成为投诚者，但在这里关押的人却没有。当年大学者马寅初被押到息烽集中营时，便被强迫着进了“感化室”。他们想让这位喜欢昂头讲课、发言、演说的教授屈从，让他整天低头弯腰、爬来爬去，以此嘲笑、戏弄、羞辱他，摧毁他的精神，但这位硬骨头却始终坚贞不屈。

他们完全想错了。阴暗潮湿的小牢室不仅没有压制住这些人，反而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反抗。正是在这样恶劣的空间里，他们争取到了办《复活月刊》、办图书馆的权利，还争得了相对多一些的人身自由与伙食的改善。他们与敌人较量的不仅是物理空间的自由，更重要的是精神空间的对抗。物理空间的扩大，带来的不只是活动区域的增大，更是心理空间的拓展。

一群拥有天空的灵魂，却被限定在肮脏狭隘、没有自由的角落，他们将如何承受？肉体被限制得久了，精神也会被摧垮，曾经狂傲的天空主宰者都可以被“熬”成听话的宠物，何况人呢？但是对于一群有着神圣信仰的人来说，越是强大的压迫，越会产生更大的力量，让他们的意志更强大，让信仰变得更为可贵。《国际歌》中唱：“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这便是他们的理想，让天下自由，让天下属于天下，而不是少数人。他们是为人间盗火的普罗米修斯，被绑缚在高加索的悬崖上，任凭雨雪风霜、烈日炙烤、

神鹰啃食，忍耐着肉体的痛苦与摧残，坚守着精神的信仰。

在《炼狱》中，一批有信仰的人们，用自己的主义与信仰在不自由的空间里建立起了一座丰碑。监狱变成了圣殿，他们突破了那些人为的边界，在精神的天空建立起更为神圣的领地。他们没有被空间的束缚所改变，相反，在狭窄的炼狱里，创造出了更为壮烈的生命。

被限制了自由和灵魂的，还有那些悲剧制造者们。特务头子戴笠、典狱长何子祺、特务头目李家杰、周文豪、郑星槎，包括他们培植出的当地匪首杨平舟、女匪首许芳媛等，这些失去了灵魂的肉体，实际上是真正的囚犯。他们的肉体被限定在偏远山区里，精神又是如此空虚。相比之下，那些被关押在监狱中的生命都是活的灵魂，肉体虽然被限制，精神却有无限驰骋的空间。英雄们用生命与热血谱写着壮阔的乐章，用灵魂谱写出命运的绝响，它响彻在历史的空间，也响彻在后人的精神空间。这些掷地有声的灵魂，为后人树立了一座丰碑，一面鲜艳而又神圣的旗帜，让我们肃然起敬、膜拜神往。作品始终在写“对抗”，写的是信仰与追求的对抗，是一群有神圣信仰的人与一群肮脏腐败的灵魂的对抗，是正与邪的对抗，更是人性的对抗。

这些坚毅的受难者都有坚强的灵魂，面对如此之限制与压迫，他们依然生命旺盛而顽强。王振华和黎洁霜这对从息烽转押至白公馆的有情人，在监狱里举行了婚礼，并且生下两个后代。以残暴出名的刽子手杨进兴膝下无子，见到刚生下来不久的王幼华乖巧可爱，便威胁王振华，想把小幼华抱走做儿子。王振华对此不予理会，黎洁霜则愤怒地表示，宁可把孩子掐死，也不会把孩子交出去，最终一家四口都被杀害。

这部书也是一次对话，以现实的目光在凝视历史。历史是被讲述的，你不讲就没有，就会被遗忘与忽略，但是历史却又是不能被遗忘与忽略的，我们必须去叙述它。《炼狱》的价值就在于发现了历史、寻找到了历史并且讲出了历史，记录了那些灰暗的、阴鸷的、不堪回首的过往。《炼狱》还记述了一种精神，我们暂且将其称为“息烽精神”，它的实质就是：信仰坚定，隐忍抗压，绝地重生。

[作者系原解放军艺术学院(现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文学创作教研室主任]

《年华》就是年华

——评徐统存《年华》

□邵文龙



《年华》徐统存著，作家出版社，2020年二月

有读者说，《年华》是当代的《平凡的世界》；也有读者说，《年华》是中国版《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不同意这些看法，我觉得《年华》就是《年华》，是每个人都经历过的青涩时光与人生年轮。

一次偶然的机会，朋友提到《年华》这本书，于是我向作者索阅了大作。阅读过程中，我产生了许多共鸣，读后颇受益，觉得对当代年轻人尤其是青年大学生具有很强的教育意义，便想办一场读书会，与我们的青年教师、大学生分享《年华》。

这场《年华》读书会，也是一场别开生面的思政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大思政课”我们要善用之，一定要跟现实结合起来。我想，《年华》读书会就是用“大思政课”培根铸魂、努力形成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格局的一项生动实践。读书有利于我们提高修养，文学作品能够使我们静下心来思考，不断自省自励，正如赫尔曼·黑塞所说：“真正的修养不追求任何具体的目的，一如所有为了自我完善而作的努力，本身便有意义。”

作为《年华》的读者，《年华》作者的同龄人，共同经历的岁月让我在阅读过程中时常掩卷沉思，百感交集。读书的感受有多种，我个人感觉读书有两种体验，一是犹如吃饭，二是如同服药。我们常说书籍是精神食粮，既然是粮食，饿了就要吃饭，但当下喜欢读书、耐心读书的人似乎越来越珍稀宝贵。为什么读读书如同服药呢？现代人压力普遍很大，在这样的背景下，更需要精神的滋养。阅读能带给我们不一样的感觉，实现灵魂的自由。

巴尔扎克说，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我觉得小说不仅是民族的秘史，更是民族的成长史和社会的发展史。《年华》一书记述了许多重大历史事件，这些事件都是我们民族和国家走向

自强和不断向上的台阶。

小说通过对主人翁徐统存个人成长的记述，反映了中国社会和中国军队近半个世纪的巨大变化。作品反映了作家的心路历程，文学来源于生活，可以说是作者徐统存真实生活的一种投射。读者与其说是在阅读，倒不如说是在找寻徐统存思想嬗变的踪迹，与作者共同成长。

《年华》是小说，但更是思政教育的生动教材，有利于引导年轻人树立正确的人生观。谈到婚姻，作者提出了政治婚姻、金钱婚姻和感情婚姻的概念，文字无不反映出寻常人的欢乐与哀愁、欲望与人性。《年华》还对社会的另一面进行描述，反映人情世故、男女之情，对陈小娇的刻画反映了这个时代无法抗拒的真实与无奈，使作品更加接近和反映现实。

《年华》充满了人间烟火、人伦真情，父母子女间的骨肉之情，让人产生共情之心。《年华》还是时代颂歌和善良关注，徐统存认烈士之母为母亲，承担起照顾她的职责，令人肃然起敬。

《年华》反映了普通人的成长过程，所写的就是我们每个人的年华。优秀文学作品所具有的共同特质，就是反映人性价值。作为作家，他们说出了普通人想说而又说不出的话，如同面对漫天风雪，在普通人眼中，雪花飞舞于天地，而作家听见了雪花落下的声音。

深度的阅读是一场双向奔赴，是读者与作者之间的对话与心灵的互动，是读者的一次深刻人生体验。读《年华》，可以感悟到人性的千姿百态，但其中最重要的在于领悟人的本质，也就是我们拥有和渴望拥有的两件至宝：爱和尊严。

总之，《年华》所表达的就是我们普通人的内心悸动，普通人的星辰大海和对未来的无限期望。(作者系南京工程学院材料学院党委书记)